



雪地里走一个钟头 妈妈背我去看露天电影

□赵瑜

偶然听老歌，校园民谣，那些风靡20世纪90年代初的旋律今天听起来依旧美丽动人，特别是有首歌叫《露天电影院》，校园歌手郁冬在灰灰的水泥森林里感伤人生，他低低地唱道：“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，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，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，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……城市里再没有露天的电影院，我再也看不到银幕的反面，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，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。”

啊，从前的露天电影，勾起多少回忆！从没忘记过那些看露天电影的日子：当星星开始调皮地眨眼时，一群群手里捧着报纸包着的瓜子花生，向一个地方汇拢过去，小小的操场上，只听见凉风中放映机“嗖嗖”地转动，雪白的银幕上闪现出一个个的镜头……

露天电影曾那么的时髦，可以说是我小时候的文化盛宴，如过年一般欢喜热闹。妈妈给我说，20世纪70年代末的川西北藏区，听说要放露天电影《山姑娘》了，她激动地背起3岁的我在雪地里走了一个钟头去看，结果回来的路上滑倒了，我的小手脱了臼，好多天都不能动弹，哭哭啼啼的，问我记不记得。我记不起了，只记得一说要放电影，小孩子们很早就拿起木板凳抢位置，电影里枪林弹雨，小孩子就争抢着跑到银幕后面看有没有子弹壳落到地上，被大人们一阵哄笑。那时候的电影大多是黑白片，剧情不复杂，小孩子能看懂，有一种很鲜明的非感：白天阳光明媚，夜晚一闪即逝；坏人带着一副奸诈的丑脸，好人相貌堂堂，正气凛然。一切都是邪不胜正，人们坚信明天一定会好，电影完了的时候观众们还热血沸腾地讨论、鼓掌。偶尔还有爱情片，记得有个镜头是一男一女，女的拿条纱巾在前面跑啊跑，男的在后面追啊追，大人就要来蒙眼睛，说小娃儿不准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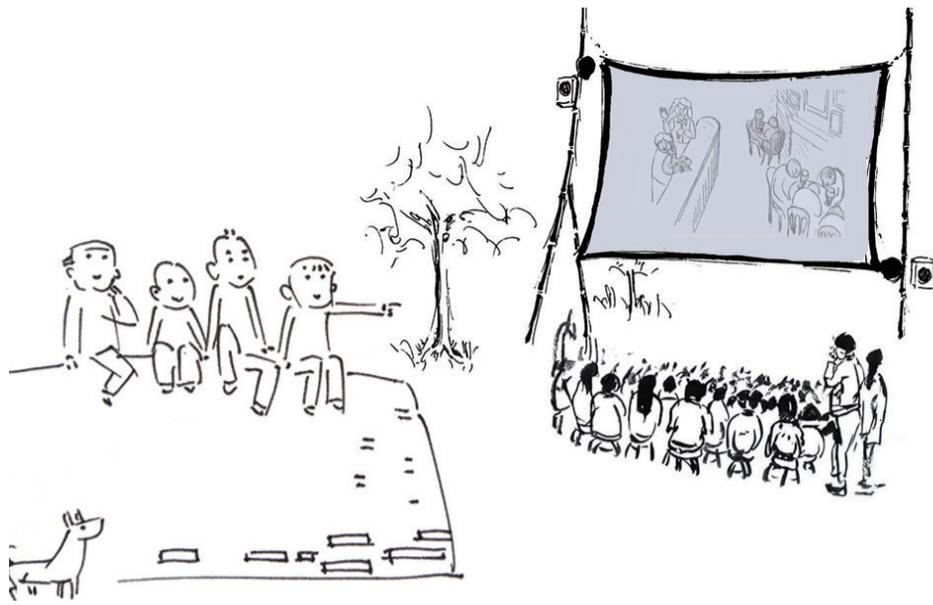
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铜元局广场看《画皮》。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读小学了。几个同学约起，五分钱一张票。听说《画皮》非常恐怖，还有艳鬼，人们的好奇心高涨，广场上挤得密密匝匝，观众坐满了阶梯，卖汽水和瓜子的小贩笑得合不拢嘴。看着看着，夏日的夜空隐隐闪起电光，滚过几声闷雷，正好情节步步惊心，演到美女忽然变成了绿脸的鬼，在画皮的时候，刚好一个炸雷，几百个人吓得哇哇大叫，有些小孩子当场吓哭。我心里直发抖，又发冷，幸好和同学坐得很近，互相挤着，相互安慰，心稍微平静一点。散场后，还无比的兴奋，讨论剧情。如今的电影，科技发达，画面逼真，但看恐怖片，吃着爆米花，坐在环绕高保真音响的电影院里，却很少有当年那种全体惊悚尖叫的场面了。

怀念露天电影。回忆中，夏日清凉的傍晚，当夕阳的余晖映照在江面，晚风轻扬，人声渐息，人们大口嚼着零食，喝着汽水，盯着屏幕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，是多么悠闲的事情。如果嫌电影不好看，可以东张西望，或者抬头注视天边的明月，侧耳倾听蛐蛐的歌唱，看星星点点的萤火在身边飞舞，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。何况，现在的电影院票价动辄四五十元，哪里有那时的露天电影价廉物美。

以为露天电影是古老的产品，但后来又看到时尚杂志说：“国外露天电影卷土重来，人们觉得看露天电影可以强烈地感受户外生活，体验到久违的团队精神。”“国际范儿”的露天电影是走的创意路线，草地上、河面上、森林里，成为年轻人的时髦活动。更类似音乐节一样的大Patty，包含美食、美酒、音乐、电影、市集，很好玩。曾经在巴黎东北部新兴文化区拉·维莱特公园，有个“露天电影节”，每年都会确定一个与电影有关的主题，贯穿整个电影放映季。我心里暗暗羡慕：“飞去巴黎看电影，多么浪漫，那可那一张机票钱都够得上看一年的室内电影了。”

去年夏天，居住的小区惊喜地迎来了“文化进基层”露天电影放映队，我充满怀旧之情，在幢幢树影下看了一场已看过的经典电影。虽然画面不算高清，屏幕也不大，身边有老人们的唠叨，孩子们的笑闹，但居然很有气氛。暴雨过后的晚上，天气凉爽，心旷神怡，我吃着一支雪糕，认真真地听着对白，仿佛回到了童年。

露天电影，是一组多么有意境的词语。有夏夜的沁凉，星星的微光，荧幕上的爱恨。那样简单的快乐，见证着我们沉醉过的飞一般的岁月。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南岸区文联）



让她早点回家

□周成芳

周末，听说城郊植物园的马鞭草已进入盛花期，我便与好友君相约去观赏。虽是初夏，阳光却火辣辣的。我们在花丛中拍了一会儿照，感觉越来越热，便决定早点离开。

出景区大门，我急急奔向停车场，却见君迟迟没有跟上。回头一看，她正跟路边一位卖鸡蛋的女子说着什么。她这是要买鸡蛋吗？不会吧？君是典型的事业性女子，平时公务繁忙，家里大小事物都交给给婆婆打理，她一年到头都难下一次厨。兴许她有别的用途？我也不便细问。

我走到她身边，见她正对女子说：“你数下有多少个？我全要了，麻烦帮我分装成两个袋子。”

“好好。”女子显然很激动，她将怀里的小孩抱到旁边的椅子上，一边装鸡蛋，一边和君聊起了家常。“我家就住附近，孩子他爸前段时间摔坏了腿，平时我都在家照顾她，想着周末这里玩的人多，便将家里的鸡蛋带出来碰碰运气，正宗土鸡蛋呢！”

“来，装好了，每个袋子各50个。”女子喜滋滋地将鸡蛋交到君的手中，接过钱，她抱起小孩子开心地说，“来，跟阿姨再见，回去给你爸做饭喽！”

回到车上，君将其中一袋鸡蛋交给我，“这些你带回家吃。”什么？我很是惊异。君笑了笑说：“天气这么热，那妹子还带着小孩，我买她的鸡蛋，是想让她早点回家。”

“让她早点回家”，听到君这句话，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。

去年冬天，在高校工作的老同学毅回到小城。那晚，七八个同学在滨湖路为他接风。其间，不时有小贩前来推销花生瓜子之类的。为防继续受干扰，我们买了几袋就将她打发走了。没多久，来了一位约70多岁的婆婆，她的手上提着一个篮子：“要瓜子不？一元钱一袋。”婆婆声音很低，像是不好意思。“哎呀，早点不来，你没见我们桌上还有吗？”同学小红指了指餐桌。婆婆无奈地笑笑，转身欲离开。

“等会，婆婆，您的瓜子我全买了。”毅说完便将钱递给她，婆婆很是感激，连声说着“谢谢，谢谢”。

“你之前那袋瓜子都还没吃呢，又买这么多，教授，你财大气粗，啥时请我们撮一顿。”同学们忍不住和毅开玩笑。

毅微微一笑说：“现在都快11点多了，天气这么冷，老人这么大了，我买完瓜子，是想让她早点回家。”

“让她早点回家”，这是一句多么温暖的话。

想到这里，我接过君的鸡蛋说：“我们小区门口也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婆婆在那卖菜，之前我从没在她那买过，我今天去她那里买韭菜炒鸡蛋。”

六月的天，真是变幻无常，之前还艳阳高照，转眼就刮起了大风。到小区门口，那位卖菜的婆婆正坐在小凳上整理她面前的小菜。

“婆婆，买两把韭菜。”“今天没得韭菜。”婆婆不好意思地指了指面前的几把大白菜对我说：“要不便宜点卖你？”这鸡蛋怎么能配白菜呢？我转身欲离开，猛地想起君的话，眼看暴风雨即将来临，我赶紧对婆婆说：“这些白菜我全买了，婆婆，您可以早点回家了！”

（作者系重庆开州区作协副主席）

沾光

□王明学

我们一家人连续三年住在海拔1350米的武隆区双河镇惠仙阁避暑山庄避暑。沾同住在一起的91岁岳母赵忠荣的光，昨天才去快递收发点，拿回外侄女刘明明寄来的高品质蛋糕、椰子糕、南方黑芝麻，刚打开吃，今天又接到快递通知，打开一看，有清补凉罐头、四喜丸子罐头、红烧扣肉罐头。妻子刘正安赶忙给刘明明发微信：“明娃，不忙买起寄来哈。我们吃完了，想吃啥子了，再给你说，你再买哈。”

岳母年轻时为南岸区机关人员洗衣服，当过组长，管理的账目记得清清楚楚。中年时在南岸区雨衣厂当缝纫机组的班长，评先进时总少不了她。妻子是家里老大，下面三个弟弟，二弟20年前因病去世。

2003年底，岳父去世后独居的岳母为了给儿女做过春节的腊肉、香肠，站在方凳子上往窗口挂腊制品时踩虚脚跌断了腿骨，在南岸区中医院住了三个多月，随后女儿就把她接来一起住。

岳母大方、勤快、能干、聪明，细心呵护儿孙。她的生日，节假日儿孙们来看她，临走时，她总要塞给对方红包，出手大方，间或让我们脸红。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记住了儿孙的电话号码，要给谁打电话，她听到了，一口说出对方电话号码来，从没错过。

来看望她的后辈，免不了要买糕点、水果、牛奶等物品，这个走了那个来。前些年人年轻，在家里弄饭菜接待来的人，现在住在一起的三人（岳母、妻子和我）最年轻的也是70多岁，体力不行了，就按来人的多少到附近的垫江荤豆花、妈妈菜、会利源等餐馆吃饭。到垫江荤豆花吃的时间多，那个餐馆就在小区后门不到百米，近且卫生，上菜快，价格适中。

岳母生日、春节、中秋节、端午节，到的人多，我们就去徐鼎记，抢倒付餐费是一道“风景”，你要给，我要付，有的刚进店就给收银台说“那桌的钱我给哈，其他人要给不收哟”。收银台女士回复，“先生你晚了，那个穿红衣服的年轻人早给了。”也有人说“干脆AA制”，付了钱的人一本正经地道：“你说得出来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陪老人吃饭，快乐了心头高兴，我再没钱，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。”

现代社会的网络和快递，把亲情联络和敬老关爱推向更高层次。大孙女刘明明隔三差五地把海鱼、虾子、牛排、腊肉、香肠、精瘦肉等食品和婆婆穿的冬衣、单衣、裤子等衣物，平常吃的蔬果、蛋糕、软糖等快递过来。加上其他后辈来看岳母提的食品，我们并不小的厨房，堆得走路都只得侧起身子走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